

生活手记 >>>



有这么多人关心我,我怎么会不快乐呢?可是,每当我这样想着的时候,我便会更加寂寞。

## 谁关心我

□黑玉辉

其实,我是很寂寞的,上班时忙忙碌碌,闲下来时和同事们说说笑笑,一天很快就过去了。

我害怕下班,就像我害怕黑夜一样,下班后,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。看书吧,老婆看电视吵得要命,我看不进去;看电影吧,网站上好看的电影差不多被我看了个遍,我找不到想看的电影;上网聊天吧,没有人愿意理我,即使我主动和别人攀谈,他们回复最多的也是“呵呵”;找朋友出来喝酒吧,你灌我,我灌你,大家一同喝醉,然后各回各家,这样更寂寞,真可谓“狂欢是一群人的寂寞”;和老婆聊吧,除非她哪天高兴,或者想买化妆品和衣服、鞋子,否则她也不屑理我。

我打电话给我大学时最要好的同学,他说:“孩子生病了,我正在哄孩子呢,改天再聊吧!”可是改天我也没见他跟我联系。

我打电话给父亲,父亲说:“孩子,你又跟媳妇吵架啦?大男人,忍忍也就过去了。”

我又打电话给初恋情人,她说:“我正和闺蜜吃饭呢,你要不要过来一起吃?”我知道这是客套话,要是我真的赶过去,她不见得会高兴。我知道我们已经回不到从前。

我打电话给同事,他劈头就问:“老板又让咱们加班吗?告诉我我正忙着辅导孩子功课呢,孩子考不上大学,他能负责吗?”我自然不敢再打扰。

我很寂寞。不过,纵使你们所有人都不关心我,都不理我,也总会有人关心我。

譬如10086,它经常会提醒我:天寒了,该加件衣服;天暖了,该出去踏青;要好好照顾自己,不要太劳累。尤其是它会准时提醒我交话费,每每让我感慨万千。

譬如邮箱小助手,它每天都在提醒我:“今天累不?停下来听支歌吧!”“今天运动没?出去走两步。”“操劳了一天,别忘了陪陪家人。”“累了,要记得让心摆渡;倦了,要记得回家的路……”“天色已晚,赶紧休息吧!”每每让我觉得温馨。

譬如QQ,它会提醒我,有人给我留言了,有人给我发邮件了,要我记得每一个朋友的生日,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,并给我选择很多可能认识的朋友,扩大我的交际圈。每每让我觉得贴心。

譬如银行,它会提醒我,信用卡该还钱了,房贷和车贷该付了。它还给我提供很多物美价廉的商品和优惠信息,让我怦然心动,然后陷得更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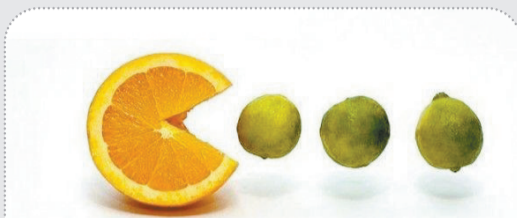
譬如很多陌生人,他们会提醒我:某某商店开业了,正在优惠酬宾,机会不容错过;某某新款商品登场,正在促销,让我赶紧行动;某某楼盘已经封顶,等待我去入住;某某医院从韩国请来美容大师,让我摇身一变成美女。

有这么多人关心我,我怎么会不快乐呢?可是,每当我这样想着的时候,我便会更加寂寞。

若有所思 >>>

## 说话不說話

□史莞尔



我拥有如此宝贵的东西,还天天抱怨,觉得能轻易舍弃。

曾经有朋友问我,要是在“五识”中让你放弃一样,你会选择放弃什么呢?我想了想,说,我要看美丽的世界,要听动听的歌曲,若是闻不见花香、饭菜的香气和心爱的人的气味,心会不再那么安稳,所以,如果真的要放弃,我选择不会说话,毕竟我还可以写字,我还可以打手语。从人们嘴中说的话,有时也不是那么动听,不会说话,与其他缺失比起来,真的不算什么。

当时,那个朋友听完只是笑笑,说她也不知道,如果让她选,她也会选择丧失说话的能力。聊着聊着,话题就扯远了,也许她已经不记得我曾经和她有过这样的谈话,我想,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病,我也想起曾经的对话了。

前一阵子,我的嗓子发炎,突然说不出话来。我一直是个大嗓门的人,朋友总是取笑我声音具有穿透力,就像《红楼梦》里的王熙凤,每次都是未见人先闻声。有时要是需要老远叫人,我总会派上用场。我的声音,某种程度上就是我的标志。刚说不出话的时候,他们都以为我在搞恶作剧,可是后来他们发现是真的,就都露出一副同情的表情。他们觉得像我这样的大嗓门,突然说不出话,一定难受。

其实一开始的时候,我很平静,终于不用开口说话了,有时我觉得也是一种解脱,不用应付发言,不用违心地说话。说不出话让我的其他感官变得灵敏,我突然发现,自己忽视了多少鸟鸣叶落的声音,从前,我都在人声嘈杂中忽略了这些声音。有时候,我聒噪的声音也盖过了风声和阳光无言的歌声。说不出话,让我急躁的心情变得平静,像一条越来越深的河流,我享受着这一切。

然而,嗓子一天两天三天没好,我便急了,担心自己如果真的说不出话来了怎么办。我的嗓音虽不是那么动听,可是还可以歌唱。我难过的时候,哭泣的声音就像响在我心里的雷声。如果我只能落下无言的雨,这痛楚又该向哪里流淌呢?我出去买饭的时候,只能指着我要的饭菜,有时候店主会不耐烦地转过脸去。行人和店里的食客以为我是个聋哑人,毫无顾忌地议论:“哦,原来是个哑巴啊!”我第一次听到人家这么说时,有一种受辱的感觉,几乎要落泪。

有一次,我撞到了路边的行人,却又无法道歉,只能抱歉地看了他一眼。谁知对方却来了气,大声叫着:“嘿,连道歉都不会,你是哑巴吗?”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说,我不是哑巴,可是真的说不出话来向你道歉。我第一次感到无助,面对指责我无法辩驳,甚至无法作出回应。我突然开始羡慕起我撞的那个人来,起码他还可以大声说话,还可以大声表达自己的不满,可是我什么也做不了。在阳光下,我看着街上哈哈大笑的儿童,突然由衷地怀念我和朋友一起大声唱歌、激烈争辩、谈悄悄话、能上台发言、能寒暄的日子。原来,能说话是多么幸福啊!我拥有如此宝贵的东西,还天天抱怨,觉得能轻易舍弃。我轻率地吐出哑巴这个词,却从没想过这个词在别人听来是什么滋味,我错的太多了。

那天我看新闻,看到几个聋哑儿童说出他们的心愿,他们只是希望人们尊重他们,把他们当正常人看待,我便感到一种深刻的痛。因为我曾和他们一样感同身受,感受着不亲身经历永远也无法体验到的痛楚。我再也不要轻易地为我自身拥有的东西作出价值判断,再也不能无知无觉地漠视残疾人的痛苦,这感觉如此强烈,带着心脏跳动的力量。

我要说话……

至爱亲情 >>>



我终于幡然悔悟,与母亲化干戈为玉帛。可是,母亲已经老矣……

## 母子“战争”

□徐存祥

我的母亲不是书上描写的“窈窕淑女”,也不属“相夫教子”的类型。扛起农具,她像男人,轻重农活,样样都行;拿起针线,她是女人,缝衣刺绣,无所不能。在家里她是名副其实的“一把手”,无论是挣钱养家,还是想办法、拿主意,父亲都得甘拜下风。

母亲脑子活络,接受新事物快,是方圆几十里较早使用缝纫机的人,还是乡里第一届经过医院培训出来的“接生员”。如果母亲生在改革开放年代,准是“女强人”,可惜她生在男尊女卑的时代,外祖父没让她进过一天学堂,不识字使她这只“凤凰”没能长出“翅膀”。

我是家中的长子,孩提时长得白白净净的,常有亲友啧啧称赞,母亲听了心里美滋滋的。我长大后学习成绩好,小学、中学一帆风顺,更成为母亲的骄傲。谁知我高中毕业那年赶上“文革”开始,大学停止招生,我只能回家务农,这一耽误就是10年。母亲对我的期望成了肥皂泡,她为我的前途忧心忡忡。

母亲有很多苦楚无处倾诉,本指望我学业有成,光耀门庭,我却手不能提,肩不能挑,非但不能帮她分忧,还常常出言不逊,着实伤透了她的心。

父亲是个十足的工作狂,工资却很低。母亲经常数落他:“靠你那点儿工资,一家人恐怕早就喝西北风了。”他们俩见面就吵,每次吵架我只听到“河东狮吼”,父亲只是埋着头,铁青着脸,嘴唇不停地颤抖,我很少听到他反抗。

我觉得父亲有些窝囊,在一次争吵时,忍不住为他鸣不平。母亲气极了,竟扬起正在切菜的刀,要朝自己的头上砍。我吓傻了,父亲反应快,一把夺下了刀,这才没有闹出人命来。

父亲把我拉到一旁教训了一顿:“人啊,家庭讲的不是理,而是忍让。你妈心里苦,脾气暴,发作起来雷打火烧,就让她说两句、骂两声,不伤筋不动骨,你鸣什么不平呀!”

我虽然落得两面不讨好,却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。后来有几次眼看与母亲“一触即发”,我都忍了。

但是,我毕竟年轻气盛,不能像父亲那样一忍到底。我结婚后,妻子与母亲常为家庭琐事发生口角,我夹在中间,与母亲的“战争”逐步升级。孩子满月的第二天,父母就和我分了家。

后来我调到县委机关工作,一晃儿女也成家立业了。其间,儿女与我也偶尔有过“摩擦”,这令我常常反思与母亲的“战争”。

我终于幡然悔悟,与母亲化干戈为玉帛。可是,母亲已经老矣……